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□三

己卯（公元1639年） 八月二□三日 雨浹日，憩悉檀。

二□四日 復雨，憩悉檀。

二□五日 雨仍浹日。下午，弘辨師自羅川、中所諸莊回，得吳方生三月二□四日書。

弘辨設盒夜談。

二□六日 日中雨霽，晚復連綿。

二□七日 霽，乃散步藏經閣，觀丁香花。其花嬌豔，在秋海棠、西府海棠之間，滇中甚多，而雞山為盛。折插御風球。時球下小截，為駝夫肩負而損，與上截接處稍解。余姑垂之牆陰，以遂其性。

「御風」之意，思其懸崖飄颻而名之也。

二□八日 霽甚。下午，體極自摩尼山回，與摩尼長老復吾俱至。素餐極整，設盒夜談。

二□九日 為弘辨師誕日，設面甚潔白。平午，浴於大池。

余先以久涉瘴地，頭面四肢俱發疹塊，累累叢膚理間，左耳左足，時時有蠕動狀。半月前以為蝨也，索之無有。至是知為風，而苦於無藥。茲湯池水深，俱煎以藥草，乃久浸而薰蒸之，汗出如雨。此治風妙法，忽幸而值之，知疾有瘳機矣。下午，良一、蘭宗來。體師更以所錄山中諸剎碑文相示，且謀為余作揭轉報麗江。

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。上午，與蘭宗、良一觀菊南樓，下午別去。

初二日 在悉檀，作記北樓。

是日體極使人報麗江府。

初三日、初四日 作記北樓。

初五日 雨浹日。買土參洗而烘之。

初六日、初七日 浹日夜雨不休。

是日體極邀坐南樓，設茶餅飯。出朱按君、謝撫台所書詩卷，並本山大力、本無、野愚所存詩跋，程二游。詩畫圖章，章他山、陳渾之、恒之詩翰，相玩半日。

初八日 雨霽，作記北樓。體極以本無隨筆詩稿示。

初九日 霽甚。晨飯，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，並了蒼山、洱海未了之興。體極來留曰：「已著使特往麗江。若去而麗江使人來，是誑之也。」余以即來辭。體極曰：「寧俟其信至而後去。」余從之，遂同和光師窮大覺來龍。

從寺西一里，渡蘭那寺東南下水，過迎祥、石鐘、西竺、龍華，其南臨中谿，即萬壽寺也，俱不入。西北約二里，入大覺，訪遍周。遍周間居片角莊，月終乃歸。遂出，過鎖水閣，於是從橋西上，共一里至寂光東麓。仍東過澗，從澗東躡大覺後大脊北向上。一里餘，登其中岡，東望即蘭那寺峽，西望即水月庵後上煙霞室峽也。又上里餘，再登一岡。其岡西臨盤峽，西北有瀑布懸崖而下，其上靜廬臨之，即旃檀林也。東突一岡，橫抱為蘭陀後脊，岡後分峽東下，即獅子林前墜之壑也。於是岐分嶺頭：其東南來者，乃蘭那寺西上之道；東北去者，為獅林道；西北盤崖而上者，為旃檀嶺也；其西南來者，即余從大覺來道也。始辨是脊，從其上望台連聳三小峰南下，脊兩旁西墜者，南下為瀑布而出鎖水閣橋；東墜者，南下合獅林諸水而出蘭那寺東。是東下之源，即中支與東支分界之始，不可不辨也。余時欲東至獅林，而忽見瀑布垂綃，乃昔登雞山所未曾見，姑先西北上。於是愈上愈峻，路愈狹，曲折作「之」字而北者二里，乃西盤望台南嘴。此脊下度為大覺正脊，而東折其尾，為龍華、西竺、石鐘、迎祥諸寺，又東橫於大龍潭南，為悉檀前案，而盡於其下。此脊當雞山之中，其脈正而雄，望台初湧處，連貫三珠，故其下當結大覺，為一山首刹，其垂端之石鐘，亦為開山第一古蹟焉。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，如是則塔基即不得為前三距之一，而以此支代之。但此支實短而中縮，西之大士閣，東之塔院，實交峙於前，與西支之傳衣寺嶺鼎足前列。故論支當以寂光前引之岡為中，塔基上擁之脊為東，而此脈之中縮者不與，論刹當以大覺中懸為首，而西之寂光，乃其輔翼，東之悉檀，另主東盟，而此寺之環拱者獨尊。故支為中條附庸，而寺為中條冠冕，此寺為中條重，而中條不能更寺也。嘴之西有亂磔垂峽，由此北盤峽上，路出旃檀嶺之上，為羅漢壁道；由此度峽西下，為旃檀中靜室道，而瀑布則層懸其下，反不能見焉。

乃再度峽西崖，隨之南下。一里，轉東岐，得一新辟小室。問瀑布何在？

其僧樸而好事，曰：「此間有三瀑：東筲者，最上而小；西峽者，中懸而長；下塢者，水大而短。惟中懸為第一勝，此時最可觀，而春冬則無有，此所以昔時不聞也。」

老僧牽衣留待滄茗，余急於觀瀑，僧乃前為導。西下峻級半里，越級灣之西，有小水垂崖前墜為壑，而路由其上，南盤而下。又半里，即見壑東危崖盤聳，其上一瀑垂空倒峽，飛噴迢遙，下及壑底，高百餘丈，搖嵐曳石，浮動煙云。雖其勢小於玉龍閣前峽口瀑，而峽口內嵌於兩崖之脊，觀者不能對壑直眺，而旁觀倒瞰，不能竟其全體；此瀑高飛於穹崖之首，觀者隔峽平揖，而自頽及趾，靡有所遺。故其跌宕之勢，飄搖之形，宛轉若有餘，騰躍若不及，為粉碎於空虛，為貫珠於掌上，舞霓裳而骨節皆靈，掩鮫綃而丰神獨迥，不由此幾失山中第一勝矣！

由對峽再盤西嘴，入野和靜室。門內有室三楹甚爽，兩旁夾室亦幽潔。其門東南向，以九重崖為龍，即以本支旃檀嶺為虎，其前近山皆伏；而遠者又以賓川東山並梁王山為龍虎，中央益開展無前，直抵小雲南東水盤諸嶺焉。蓋雞山諸刹及靜室俱南向，以東西二支為龍虎，而西支之南，有香木坪山最高而前聳，亦為虎翼，故藉之為勝者此，視之為崇者亦此；獨此室之向，不與眾同，而此山亦伏而不見，他處不能也。野和為克新之徒，尚居寂光，以其徒知空居此。年少而文，為詩雖未工，而志甚切，以其師叔見曉寄詩相示，並己稿請正，且具餐焉。問克新向所居精舍，尚在西一里，而克新亦在寂光。乃不西，復從瀑布上，東盤望台之南。

二里東，從其東窺見一靜室、其僧為一宗，已獅林西境矣。室之東，有水噴小峽中，南下涉之。又東即體極靜室，其上為標月靜室。其峽中所噴小水，即下為蘭那東澗者，此其源頭也。其上去大脊已不甚遙，而崖間無道，道由望台可上，至是已越中支之頂而御東支矣。

由此而東半里，入白雲靜室，是為念佛堂。

白雲不在。

觀其靈泉，不出於峽而出於脊，不出崖外而出崖中，不出於穴孔而出於穴頂，其懸也，似有所從來而不見，其墜也，似不假灌輸而不竭，有是哉，佛教之神也於是乎征矣。何前不遽出，而必待結廬之後，何後不中止，而獨擅諸源之先，謂之非「功德水」可乎？較之萬佛閣岩下之潛穴，霄壤異矣。又東一里，入野愚靜室，是為大靜室。淡談半晌。西南下一里，飯於影空靜室。與別已半載，一見把臂，乃飯而去。從其西峽下半里，至蘭宗靜室。

蓋獅林中脊，自念佛堂中垂而下，中為影空，下為蘭宗兩靜室，而中突一岩間之，一踞岩端，一倚岩腳，兩崖俱墜峽環之。岩峙東西峽中，南擁如屏。東屏之上，有水上墜，灑空而下，罩於嵌壁之外，是為水簾。西屏之側，有色旁映，傳粉成金，煥乎層崖之上，是為翠壁。

水簾之下，樹皆偃側，有斜騫如翅，有橫臥如虯，更有側體而橫生者。眾支皆圓，而此獨扁，眾材皆奮，而此獨橫，亦一奇

也。

蘭宗遙從竹間望余，至即把臂留宿。

時沈莘野已東遊，乃翁偶不在廬，余欲候晤，遂從之。和光欲下山，因命顧奴與俱，恐山廬無餘被，憐其寒也。奴請匙鑰，余並箱篋者與之，以一時解縛不便也。奴去，蘭宗即曳杖導余，再觀水簾、翠壁、側樹諸勝。既暮，乃還其廬。是日為重陽，晴爽既甚，而夜月當中峰之上，碧落如水，恍然群玉山頭也。

初□日 晨起，問沈翁，猶未歸。蘭宗具飯，更作餅食。

余取紙為獅林四奇詩畀之。見顧僕不至，余疑而問之。蘭宗曰：「彼知君即下，何以復上？」而余心猶怏怏不釋，待沈翁不至，即辭蘭宗下。才下，見一僧倉皇至，蘭宗尚隨行，訊其來何以故。曰：「悉檀長老命來候相公者。」余知僕遁矣。再訊之。曰：「長老見尊使負包囊往大理，詢和光，疑其未奉相公命，故使余來告。」余固知其逃也，非往大理也。遂別蘭宗，同僧亟下。五里，過蘭那寺前幻住庵處，又下三里，過東西兩澗會處，抵悉檀，已午。

啟篋而現，所有盡去。體極、弘辨欲為余急發二寺僧往追，余止之，謂：「追或不能及。及亦不能強之必來。亦聽其去而已矣。」但離鄉三載，一主一僕，形影相依，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，何其忍也！

□一日 余心忡忡。

體極恐余憂悴，命其姪並純白陪余散行藏經樓諸處。有圓通庵僧妙行者，閱《藏》樓前，淪茗設果。

純白以象黃數珠即今珠見示。坐樓前池上征迦葉事，取《藏經》中與雞山相涉者，摘一二段錄之。始知《經》言「迦葉守衣人定，有四石山來合」，即其事也，亦未嘗有雞足名。又知迦葉亦有三，惟迦葉波名為摩訶迦葉。

「摩訶」，大也，余皆小迦葉耳。

是晚，鶴慶史仲自省來。

□二日 妙行來，約余往游華嚴，謂華嚴有老僧野池，乃月輪之徒，不可不一晤，向以坐關龕中，以未接顏色為恨。

昔余以歲首過華嚴，其徒俱出，無從物色。余時時悼月公無後，至是而知尚有人，亟飯而行。和光亦從。西一里，逾東中界溪，即為迎祥寺，於是涉中支界矣。又一里餘，南逾鎖水閣下流水登坡，於是涉中支脊矣。西北溯脊一里，過息陰軒。又循瀑布上流，西北行里餘，渡北來之溪，於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。又北里餘，西涉一峽溪，再上一西來小支之嘴，登之西北行。一里，又西度亭橋，橋下水為華嚴前界水，上下俱有橋，而此其下流之渡橋。內峽中有池一圓，近流水而不混，亦龍潭類也。由溪南向西北行，於是涉西支脊矣。半里，乃入華嚴寺。寺東向，踞西支大脊之北，創自月潭，以其為南京人，又稱為南京庵。至月輪而光大之，為雞山首刹，慈聖太后賜《藏》貯之。後毀於火，野池復建，規模雖存，而《法藏》不可復矣。野池年七□餘，歷侍山中諸名宿，今老而不忘先德，以少未參學，掩關靜閱，孜孜不倦，亦可取也。

聞余有修葺《雞山志》之意，以所錄《清涼通傳》假余，其意亦善。

下午將別，史君聞余在，亦追隨至。

余恐歸途已晚，遂別之，從別路先返，以史有輿騎也。

出寺，西北由上流渡橋，四里，連東北逾三澗，而至其東界之支，即聖峰、燃燈之支垂也。又一里，東下至其盡處，有寺中懸，是為天竺寺。其北澗自仰高亭峽中下，其南澗又從西支東谷屢墜而下者，夾聖峰之支，東盡於此。王□岳《游記》以聖峰為中支，誤矣。由其垂度北峽小橋，於是又涉中支之西界。循北麓而東，半里，兩過南下小水，乃首傳寺前左右流也。其南峽中始辟為畦，有廬中央，是為大覺菜圃。

從其左北轉，半里，逾支脊，連橫過法華、千佛、靈源三庵，是皆中脊下垂處。半里，北逾鎖水閣下流，即大覺寺矣，仍東隨大路一里，過西竺寺前，上圓通庵，觀「燈籠花樹」。其樹葉細如豆瓣，根大如匏瓠，花開大如山茱萸，中紅而尖，蒂俱綠，似燈垂垂。余從永昌劉館見其樹，末見其花也。此庵為妙行舊居，留淪茗乃去。一里，由迎祥寺北渡澗，仍去中界而入東支界。溯水而北，過龍泉庵、五華庵。五華今名小龍潭，乃悉檀大龍潭之上流。大龍潭已涸為深壑，乃小龍潭猶匯為下流。余屢欲探之，至是強二僧索之五華後坡。見水流淙淙，分注悉檀右，而坡道上躋，不見其處。二僧以日暮勸返，比還，寺門且閉矣。

是夜，與史君對談復吾齋頭。史君留心淵岳，談大脊自其郡西金鳳嶺南過海東，自五龍壩、水日寺、水盤鋪，過易門、昆陽之南，而包省會者，甚悉。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，乃直南而下白崖、迷渡者，其溪名山溪。後人分鑿其峽，引之洱海，則此溪又一水兩分矣。果爾，則清華潤之脈，又自梁王東轉南下，而今鑿斷之者。余初謂其脊自九鼎西墜，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，則前之所擬，不大誤戰？目前之脈，經杖履之下如此，故知講求不可乏人也。史君調生平好搜訪山脈，每被人曬，不敢語人，邂逅遇余，其心大快。然余亦搜訪此脊，幾四□年，至此而後盡，又至此而遇一同心者，亦奇矣。夜月甚明，碧宇如洗，心骨俱徹！

□三日 史君為悉檀書巨扁，蓋此君夙以臨池書法擅名者，而詩亦不俗。

復相與劇談。

既午，輿人催就道，史懇余同游九重崖，橫獅林、旃檀而西，宿羅漢壁，明日同一登絕頂作別。余從之。遂由悉檀東上坡，半里，過天池靜室，六里而過河南止足師靜室。更北上里餘，直躡危崖下，是為德充靜室。德充為復吾高足，復吾與史君有鄉曲之好，故令其徒引游此室，而自從西路上羅漢壁，具飯於西來寺，以為下榻地。

此室當九重崖之中，為九重崖最高處，室乃新構而潔，其後危巖之半，有洞中懸，可緣木而上。余昔聞之，不意追隨，首及於此。余仰眺叢木森霄，其上似有洞門彷彿。時史君方停憩不前，余即躡險以登。初雖無徑，既得引水之木，隨之西行，半里，又仰眺洄澗在上，復躡險以登。初亦無徑，半里，既抵岩下，見一木倚崖直立，少斲級痕以受趾，遂揉木升崖。

凡數懸其級，始及木端，而石級亦如之，皆危甚。

足之力半寄於手，手之力亦半無所寄，所謂憑虛御風，而實憑無所憑，御無所御也。洞門正南向，上下皆削壁，中嵌一門，高丈五，闊與深亦如之，而旁無餘隙。中有水自頂飛灑，貯之可供一人餐，憩之亦僅受一人榻，第無餘隙，恐不免風雨之逼。然臨之無前，近則香木坪之嶺已伏於下，遠則五龍壩之障正橫於南，排沙、觀音簪諸山層層中錯，各獻其底裡而無餘蘊焉。

久之，聞室中呼聲，乃下。又隨引水木而東過一棧，觀水所出處，乃一巨石下。甫出，即剝木引之西注，此最上層之水也；其下一二丈，又出一水，則復吾之徒引入靜室；其下又出一水，則一衲軒引之。連出三級，皆一峽拗，雖穴異而脈必潛通，其旁分而支引者，舉岩中皆藉之矣。

既下室中，啜茶果，復繼以餅餌，乃隨下層引水之木，西一里入一衲軒。延眺久之，又茶而行。西一里，過向所從登頂之坡。橫而西，路漸隘，或盤坡嘴，或過峽拗，皆亂礫垂脊，而中無滴水，故其地不能結廬，遂成莽徑。二里餘，峽拗中有一巨木，橫偃若橋。又西二里，乃踐坡轉嘴而上，過野愚靜室。又半里，上至白雲靜室。白雲固留，以日暮而去，白雲隨過體極靜室而別。西半里，過一宗靜室。傍水又躡坡半里，逾望台南突之脊，於是暝色已來，月光漸耀。

里餘，兩過望台西拗之水，又一里，南盤旃檀嶺，乃西過羅漢壁東垂，皆乘月而行也。又稍盤嘴而上半里，是為慧心靜室，此幻空碧雲寺前南突之坡也。

余昔與慧心別於會燈寺，訪之不值，今已半載餘，乃乘月叩扉。出茗酌於月下，甚適。此地去復吾先期下榻處尚三里，而由此西下度管，暗不可行，慧心乃曳杖為指迷。半里，度而上，又半里，登坡，與碧雲大路合，見月復如前，慧心乃別去。又西一里，過一靜室，乃盤嘴北向躡坡，則復吾使人遍呼山頭矣。又一里，入西來寺。寺僧明空他出，其弟三空，余向所就餐者，聞之，自其靜廬來迎。

復吾知吾輩喜粥，為炊粥以供。久不得此，且當行陟之後，吸之明月之中，不啻仙掌金莖矣。

□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，饅後繼以黃黍之糕，乃小米所蒸，而柔軟更勝於糯粉者。乳酪、椒油、蓼油、梅醋，雜沓而陳，不豐而有風致。蓋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約而來。